



吉藏學說初探

廖明活

吉藏的生平、著述與學說背景

吉藏與天台智顛與淨影寺慧遠並稱，為隋代佛教思想界的頂尖兒人物。其弘揚龍樹三論學系統，復興羅什久泯之學於關中，在中國佛教發展史裏佔一重要位置。且其著作立論明晰，陳義警捷，單就義理言亦甚可觀。惜其學後繼乏人，書且多佚於中土，清末雖自東瀛覓回，惟研習者不多，除了一些佛教史、哲學史概論式簡介外，有關吉藏的漢文專述可謂絕無僅有。拙作試圖通過吉藏著作中幾個基本概念的詮釋，對其學說作一較全面性整理。惟學識淺陋，錯漏在所難免，苟能充拋磚引玉之功，亦深幸焉。

(一) 吉藏的生平①

吉藏（五四九—六二三）俗姓安，先世為西域安息國太子世高苗裔，祖父因避仇遷南海，世居交廣之間，後遷金陵而生藏②。藏家歷代奉佛至篤，其父後出家名道諒。據唐道宣「續高僧傳」卷十一記，道諒：

精勤自拔，苦節少倫，乞食聽法，以為常業。每日持鉢將還，跣足入塔，遍獻佛像，然後分施，方始進之。乃先涕唾便利，皆先以手承取，施應食象生，然後遠棄。其篤謹之行，初無中失③。

可見其事佛之誠至。藏童蒙時曾從父見真諦（四九九—五六九），吉藏之號據說便是真諦賜與的④。及稍長，藏又共父列興皇寺三論學宗匠法朗（五〇七—五八一）教席，隨聞解悟，遂從法朗出家⑤。在興皇指導下，其學日有進境，道宣記他：「探涉玄猷，日新幽致，凡所諮稟，妙達指歸。」⑥年十九即替法朗演說

學旨，其精於辭令，頗受時人稱譽。及二十一受具足戒後聲名更盛⑦，時權貴如陳桂陽王，便是聞藏所宣義旨而皈依內學的。

開皇八年（五八八），隋軍南下，藏避亂東遊會稽秦望山，後歸止嘉祥寺，因而有嘉祥大師之號⑧。值陳廢隋興，世局動盪，大師「志在傳燈，法輪相繼」；於嘉祥寺廣設講筵，從遊者成市。及開皇末歲，受晉王廣延入住江都慧日道場⑨，未幾遷長安日嚴寺⑩。藏甚得京師道俗貴遊禮重，其應曇獻禪師邀開講，則：七象聞風，造者萬計，隘溢堂宇，外流四面，乃露縵廣筵，猶自繁擁。豪族貴遊，皆傾其金貝；清信道侶，俱慕其苦風。藏法化不窮，財施填積，隨散建諸福田，用既有餘，乃充十無盡藏⑪。

其能感物若是。

及唐代隋，高祖親召釋宗，象以藏機敏，推為言主，以「惟四民塗炭，乘時拯溺」勉於時君⑫。高祖欣然共語，勞問不覺影移。武德三年（六二〇）被任為綱維法務十大德之一，居實際、定水兩寺，後應齊王元吉請移居延興寺。時藏已年長氣喪，屢為疾苦，帝室異供良藥交賜不斷。武德六年（六二三）卒，年七十五⑬。

吉藏長於義學，為一典型學僧，道宣記：

在昔陳隋廢興，江陰凌亂，道俗波迸，各棄城邑。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，但是文疏，並皆收聚，置於三間堂內，及平定後，方洮簡之。故自學之長，勿過於藏，注引宏廣，咸由此焉⑭。

居亂世猶不忘文疏的收集與整理，可見其治學之勤。又藏一生弘揚內典不遺餘力：

講三論一百餘遍，法華三百餘遍，小品、智論、華嚴、維摩等各數十遍^⑤。

惟其出身江表，頗染南方各士玄談之風，並喜交結時俊。年少時即以「精辯鋒遊，酬接時彥，綽有餘美」而名滿江都；且其混有胡族血統，儀貌殊異，尤易引人注目。道宣描寫他初抵長安時：

道俗雲屯，見其狀則傲岸出群，聽其言則鐘鼓雷動。藏乃遊諸各肆，薄示言踪，皆掩口杜辭，妙能具對^⑥。

其議論警捷，吐辭榮美，一時道俗爲之傾倒，而吉藏亦頗以此自豪，常高據論席，以折服名家爲快^⑦。故道宣在本傳中雖極稱其天資與學養，對其品格評價却很不客氣：

初藏年位息慈，英名馳譽，冠成之後，榮扇逾遠。貌象西梵，言實東華；合嚼珠玉，變態天挺；刻斷飛流，殆非積學。對晤帝王；神理增其恆習，決滯疑議，聽衆忘其久疲。然愛狎風流，不拘檢約，貞素之識，或所譏焉。加以縱達論宗，頗懷簡畧，御衆之德，非其所長^⑧。

吉藏歿後其學迅即失傳，其未能建立崇高之宗教人格，是一很重要因素。

註：① 吉藏生平記述，古籍中以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本傳最詳盡，近人論著則以平井俊榮「中國般若思想史研究」（一九七六，東京春秋社）第二篇章「吉祥大師吉藏傳」最富條理。本章以此二者爲基本參考資料。

② 唐安澄「中觀論疏記」卷一載吉藏籍貫：「俗姓安氏，是安息國太子世高苗裔。母憑氏，即揚州金陵里女也。」（大正藏六五·二）

③ 大正藏五〇·五一三下
眞諦爲玄奘前最重要的瑜伽系佛典翻譯者，其開創之攝論學爲南北朝末年至唐初葉的佛門顯學。

④ 「續高僧傳」本傳記吉藏七歲投法朗門。惟同書卷七法朗傳謂法朗於永定二年（五五八）奉勅入京住興皇寺（大正藏五〇·四七七中），則吉藏初會法朗時，最早不能年輕過十歲。安澄「中觀論疏記」卷一記載「梁代初年十三出家」（大正藏六五·二）

下），似較爲可信。

⑥ 大正藏五〇·五一四上。

⑦ 安澄「中觀論疏記」卷一：「年二十一受具。」（大正藏六五·二下）

⑧ 吉祥寺乃東晉孝武帝在位年間（三七二—三九六）瑯琊王薈爲名僧竺道壹所建。梁慧皎「高僧傳」卷六道壹傳云：「頃之，郡守瑯琊王薈於昆西起吉祥寺，以壹之風德高遠，請居僧首。壹乃抽六物遺於寺，造金牒千像。」（大正藏五〇·三五七中）

⑨ 「續高僧傳」卷五云：「（楊廣）自爰初晉邸即位，道場慧日、法雲，廣揚釋侶；玉清、金洞，備引李宗。」（大正藏五〇·五四九上），則慧日乃煬帝爲晉王時提倡釋李而立的四道場之一。同書卷二十五法安傳記大業初居慧日道藝達二千餘人（大正藏五〇·六五二上），則有隋一代，慧日爲南方名僧薈萃之地。

隋灌頂編「國清百錄」內收吉藏致智顛書簡，其啟書云：「吳州會稽縣吉祥吉藏稽首和南」。此函吉藏自註爲成於開皇十七年（五九七）八月二十一日，則可見於開皇十七年，吉藏仍居吉祥寺。（大正藏四六·八二二上—中）。又開皇十九年（五九九）藏已遷長安日嚴寺（見下註^⑩），故吉藏入駐慧日道場，當在開皇十八年（五九八）前後。

⑩ 安澄「中觀論疏記」卷二云：「十九年從王入京，停日嚴寺（大正藏六五·二）中」，又「隋書」高祖傳云：「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，……二月己亥晉王廣來朝」（一九七三，北京中華、四四頁），均可充吉藏開皇十九年移居長安佐證。

據「續高僧傳」卷二彥琮傳，日嚴寺乃晉王爲翻經大德彥琮營造（大正藏五〇·四三七下）。又同書卷十一辯義傳載「時有沙門智矩、吉藏、慧乘等三十餘人，並煬帝所欽，日嚴同止」（大正藏五〇·五一〇下），可見日嚴寺在隋爲沙門碩學聚居之所。

⑪ 「續高僧傳」卷十一（大正藏五〇·五一四上）。

⑫ 同上註五一四中。

⑬ 安澄「中觀論疏記」卷一云：「傳云武德六年五月，春秋七十有五，奄然而化。碑云法師自少迄長三代，即陳至大唐，並七十一歲。只傳碑亦違。何者？傳既云眞諦三藏，見爲吉藏，即知生梁代，又云生年七十五歲，碑云七十一歲。述義云大師年七十八，處於房宇，端坐而卒，猶如入定，形色不變。古舊如此，相傳久矣。有人解云從梁代迄唐武德六年，合九十歲」（大正藏六五、

三上一下。可見在安澄時代，吉藏壽數問題存有種種異說。吉藏碑謂「陳至大唐，並七十一歲」，可能是指吉藏自陳至唐初年歲，如此則與本傳記載無忤。又真諦於五四八年抵華，若吉藏年九十，便當生於五三四年前後，如此則「續高僧傳」不應有孩提見真諦之言，故九十之說應不確。「述義」作者據平井俊榮考證應為日僧智光（見前舉書，三五頁）。智光（七〇八—？）生年遠較吉藏為晚，其說不知所據自何，故今取道宣說。

⑭「續高僧傳」卷十一（大正藏五〇·五一四下）。

⑮同上註。

⑯同上註五一四上。

⑰道宣於吉藏本傳中寫藏與僧粲論難：

隋齊王暕夙奉（藏）音猷，一見欣至，而未知其神府也。乃屈臨第，並延論士，京輦英彥，相從前後六十餘人，並已陷折前鋒，令名自著者，皆來總集，藏為論主。……時沙門僧粲，自號三國論師，雄辯河傾，吐言折角，最先徵問，往還四十餘番。藏對引飛激，注瞻滔然，兼之間施體貌，詞采鋪發，合席變情，赧然而退。（同上註五一四上—下）

同事亦載「續高僧傳」卷九僧粲傳，中並述及此次論會，由：

有沙門吉藏者，神辯飛玄，望重當世，（齊）王（暕）每懷摧削，將傾折之。（全上五〇〇下）

則陳王暕遍邀論士與藏講辯，亦非因「一見欣至」這樣簡單，亦可見藏喜誇示辭鋒之習，時人有頗不以爲然者。吉藏也非出師必捷，同書卷九智脫傳記：

沙門吉藏，命章元坐，詞鋒奮發，掩蓋玄儒，道俗翕然，莫不傾首。脫以同法相讓，未得盡言，藏乃顯德自矜，微相指斥。文至三解脫門，脫問曰：「三解脫門以何箭射？」藏曰：「未解彎弧，何論放箭？」脫即引據徵勘，超拔新奇，遂使投解莫從，處坐緘默。（同上四九九上）

道宣對吉藏那「薄示言踪」，以使人「掩口杜辭」爲能態度之不滿，溢於言表矣。

（二）吉藏的著述

吉藏爲中國著述最豐的僧侶之一，其作品見諸各經錄記載達五十種之多①，其中近半現已散佚，且異名同書，真僞未詳者當

亦不少。近年日人在這方面做了許多考證功夫②，惟就現存資料，欲要得悉本來面目，實在非常困難。今將「大正新修大藏經」與「卍續藏經」所收現存吉藏論著二十六種，分類表列如下：

（甲）佛教概論書：

（1）二諦章三卷

（2）大乘玄論五卷

（乙）佛經經典概述：

（3）華嚴經遊意一卷

（4）淨名玄論八卷

（5）維摩經遊意一卷

（6）彌勒經遊意一卷

（7）小品經遊意一卷

（8）法華經玄論十卷

（9）法華經遊意一卷

（10）涅槃經遊意一卷

（11）三論玄義一卷

（丙）佛經經典注疏：

（12）維摩經義疏六卷

（13）維摩經畧疏五卷

（14）勝鬘經寶窟六卷

（15）金光明經疏一卷

（16）無量壽經義疏一卷

（17）觀無量壽經義疏一卷

（18）大品經義疏十卷（欠卷二）

（19）金剛經義疏四卷

（20）仁王經疏六卷

（21）法華經義疏十二卷

（22）法華經統畧六卷

（23）法華論疏三卷

（24）中觀論疏十卷

（25）十二門論疏三卷

（26）百論疏三卷

在此衆多著作中，「二諦章」①通過眞俗二諦意義之詮釋，發揮龍樹不落二邊的中道宏旨；而「大乘玄論」②則除了概括介紹中觀系佛教的基本觀念如「二諦」、「八不」外，更站在中觀系佛教立場，對當時流行的一些重要佛教概念如「佛性」、「一乘」、「涅槃」、「淨土」等作重新釐定；此二者實爲認識吉藏思想最基本入門書③。吉藏以三論爲家學，故其闡釋三論的著述，也是研究其學說不可缺的參考材料，中以「三論玄義」④（11）提綱挈領，「中觀論疏」⑤（25）論理綿密，最爲可觀。又自東晉以來，「法華經」與「維摩經」廣行中土，其所陳理亦多可與中觀教旨相通。吉藏申述此二經意旨論著甚多，中以「法華玄論」⑥（8）與「淨名玄論」⑦（4）最具理趣，若與其時人有關此二經之著述

比較，當可突出吉藏立場獨特處所在。又「涅槃經」佛性說在南
北朝盛極一時④，而被視為「佛性」同義辭之「如來藏」概念，
自「楞伽經」以還，更與瑜伽系佛教發生關係，為玄奘東返前中
國瑜伽系佛教的中心教理。「佛性」一辭不見於龍樹現存著作中
，吉藏對此異宗問題的處理，最能反映出其學說的總方向。而在
這方面，除了「大乘玄論」之佛性章外，「涅槃經遊意」(10)
與「勝鬘經寶窟」(14)也提供了不少寶貴資料。

吉藏於其論著中往往自述寫作年月，且喜自相徵引，故其作
品中保留了不少撰述先後關係的線索。以上提及的八種重心著作
中，「二諦義」並沒有引用吉藏其他章疏，章節的編排聯接也不
太嚴謹精密，當是尚未成熟時期作品。又「大乘玄論」卷四云：
「然昔在江南，著法花玄論，已畧明二智」⑤，可見「法華玄論」
成於江南，也是吉藏早年之作。「勝鬘經寶窟」署名慧日道場
沙門釋吉藏撰，書既撰於慧日道場，當亦為江南時代論著。吉
藏於「維摩經義疏」卷一中云：「余以夫開皇之末，困於身疾，
自著玄章」⑥，「玄章」應指「淨名玄論」，則「淨名玄論」之
完成，約在開皇末歲，此時藏已遷長安日嚴寺。又「中觀論疏」
卷五云：「大業四年，更作一勢釋之」⑦，「大業」為煬帝年號
，如此「中觀論疏」成書時煬帝已在位，其年應較「淨名玄論」
稍晚。又「中觀論疏」屢及「三論玄義」，而「大乘義章」又提
到「中觀論疏」，則此三書的年代先後，應分別是「三論玄義」
↓「中觀論疏」↓「大乘玄義」⑧。至於「涅槃經遊意」時代現
已難確考，惟觀其文云：「余昔經注錄文疏零失，今之憶者十不
存一，因茲講以聊後疏之」⑨，想當是晚年之作。縱觀吉藏各論
著觀點甚一致，一生似無重大思想轉變，故其著作年代之考察，
對其學說了解並沒有關鍵重要性⑩。

觀上列二十六種書名，亦可見吉藏學識之淵博，當時流行的
佛典，除了「成實論」、「十地經論」與「攝大乘論」外，他均
有專文解述⑪。而他所以未詳及「成實」、「地論」、「攝論」
，亦非不能為，不欲為而已。蓋吉藏三論教學的出發點，乃是在
批判成實師與瑜伽師對「空」、「二諦」、「佛性」等問題的誤

解。這又牽涉及吉藏學說源流的問題。

(未完待續)

- 註：① 佐藤達玄「吉藏の撰述書について」云：「有關吉藏撰述書的文獻，如東域傳燈目錄舉四十部，三論宗經論疏目錄三十五部，三論宗章疏目錄三十部，續藏現存目錄二十六部，佛典疏鈔目錄二十部，海東有見行錄八部，文獻間見出相當的分歧。」(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「十一、一六〇頁、一九六二、東京)
- ② 參照平井俊榮、前舉書，三七八頁，註一。
- ③ 「大乘玄論」全書八章，其「二智義」一章與「淨名玄論」釋二智一節文義多同，而「一乘義」又與「法華玄論」之論「一乘」近似。加上其「八不義」又極類慧均「四論玄義」之「八不」釋，故不少人或疑其為偽撰。(參照平井俊榮，前舉書，三七八頁，註三。)村中祐生在其「大乘玄論について」中指出南北朝晚年盛行義章的撰作，「大乘玄論」乃此類佛學概論書之一，其網羅諸經論要義，自必與作者其他論著重複云云(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「十四、二、二四〇—二四三頁，一九六六、東京)。以現時資料為限，村中氏說似最為合理。
- ④ 藍吉富在「隋唐佛教史述論」(一九七四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一三〇—一四一頁)列隋代名僧一三七家，其中擅長「涅槃經」的達五十五家，居象經論之首。
- ⑤ 大正藏四五、四九上。
- ⑥ 大正藏三八、九〇八下。
- ⑦ 大正藏四二、八五上。
- ⑧ 例如「中觀論疏」卷一云：「要具斯三義乃圓定，玄章內已釋之」(大正藏四二、二上)。「玄章」當指「三論玄義」。又「大乘玄論」卷四有先依中論疏，先立異家義」之語(大正藏四五、五九下)。
- ⑨ 大正藏三八、二三〇上。
- ⑩ 有關吉藏論著年代先後問題的日文著作不少，參照平井俊榮，前舉書，第二篇第一章；佐藤達玄「吉藏の撰述書について」(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」十一、一六〇—一六三頁、一九六二、東京)；平井俊榮「嘉祥大師吉藏的基礎的究研——著述の前後關係をめぐって」(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」十四、二、二三—二三九頁、一九六六、東京)。
- ⑪ 吉藏佚書中有「中觀分別論疏」一種，為吉藏注疏中唯一與瑜伽系佛教有關者。